

一段荷枪实弹的刺激旅程

一次开诚布公的**直面专访**

一场跌宕起伏的**深度追拍**

曾玉  著

# Looking for Somalia pirates

中国记者**首次**直面索马里海盗

另类视角解读神秘的非洲国度

**寻找**

**索马里海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寻找索马里  
海盗

曾玉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找索马里海盗 / 曾玉著. —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104-03393-6

I. ①寻… II. ①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64856号

---

## 寻找索马里海盗

**选题策划:** 华文经典·程丰余

**责任编辑:** 吴淑苓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开 本:** 710mm×101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60千字

**版 次:** 2011年3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3393-6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我一直很佩服那些在战地上工作的人，无论是战士、医生、还是记者。我们很幸运，生活在了一个和平年代，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依然有那么一些地方，弥漫着战火；依然有那么一些人，在那里和死神擦肩而过。

曾玉是我认识多年的朋友，一直以来，我都以为他只是一名出色的娱乐记者。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他从索马里回来了，还专访了海盗，这让我开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他。

《寻找索马里海盗》这本书，虽然是严肃题材，但行文轻松风趣，曾玉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手法，把我身临其境地带入到一个未知的国度，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

黄晓明

迪拜

吉布提

博萨索

“不想当厨子的裁缝不是个好司机！”这是曾玉书中写到的一句话，这映照了他一个娱乐记者去探寻索马里海盗后还写书的历程！用一个星期中的零散时间看完这本书之后，对曾玉有了些敬仰与崇拜，或者说对娱乐记者的认知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也不为过，因为从书里看到了很多不娱乐的东西——一种精神。

不知道应该用“不幸”还是“有幸”来形容他们这次的探寻，但不管怎样，能活着回来还是万幸！相信大家对索马里人民的生活是有印象的。但索马里的海盗决不是“杰克船长”的样子，就算作者用再娱乐不过的方式记录了全过程，仍然会感受到此行的艰难与凶险，如同传奇一般的经历与遭遇绝对可以拍成电影，但这里所写的一切却是真实的！

秦海璐



北京

上海

无论是《烽火长城》里，还是《生死迷局》中，我都很乐意将自己阳刚的一面展示给观众。可“阳刚”这个词若用在曾玉身上就有些可惜了。看完这本《寻找索马里海盗》，这家伙整个就是一个滑头，这么危险的一活儿，他写的轻轻松松、让人忍俊不禁，真服他了！

严宽

“去索马里，无需签证，只要你能找到一架飞往当地的飞机，并且保证在降落之前不被击毁就行了。”这句话据说出自网络。

的确，这个在地图上位于非洲东部的带有明显锐角的国家，不但军阀混战、海盗成群、毒品泛滥，而且，贫穷和饥饿也在时刻侵扰着国民。

就这么个地方，有哪个平头百姓敢去呢？这个人得有多大的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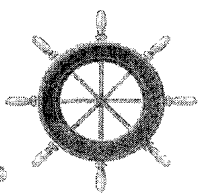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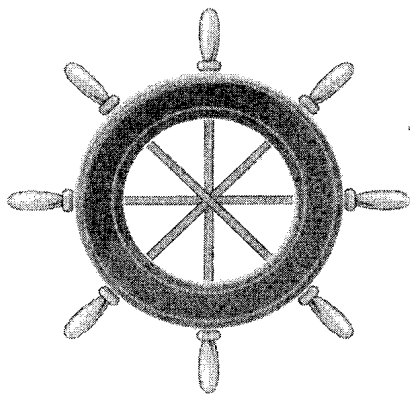
还别说，有个叫曾玉的人就去了！不但去了，而且还是欢欣鼓舞的去的。更关键的是，回来之后，还留下了这么一篇好玩的索马里见闻，用诙谐有趣的文风把惊心动魄的血淋淋事实描述得如此贴切。

曾玉是什么人？据说，他是上海《新闻晨报》的著名记者；据说，他摄影水平超一流，在天涯论坛、猫扑等大型社区里鼎鼎大名；据说，他爱去危险的地方，无论是汶川还是玉树，都留下过他的足迹……

当然，据我了解，他还喜爱风花雪月。风花雪月和战争、海盗等等风马牛不相及，但在这次索马里之行上，似乎达成了完美的统一。因为，曾玉这个年轻的记者，就是从醇酒美人温柔乡的上海夜店中，直接冲向了乌云密布、危机重重的索马里。

以前，我只认为曾玉是个摄影的天才，在有幸率先读完本书后，不禁长叹：曾玉出品、必属精品！（以上八字剽窃自某著名论坛格言）

孔二狗



## 自序

2009年，成为一个吞噬记者的黑洞，71人死于各种非命。其中，菲律宾屠杀记者事件“贡献”了超过一半的数字，而另外一个最危险的国度，则是索马里。

我感觉到各种幸运，尤其是在看到这篇由国际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做出的统计之后。我和张源两只，愣头愣脑地就冲去了一无所知的非洲，不仅活着回来了，还带回了很多份友情，当然，还带回了一份属于我们中国记者的骄傲：世界上首篇和索马里海盗面对面做的专访。

我知道，有人会说，那有两名法国女摄影师呢？好吧，让我如簧的巧舌来为自己辩解一下：她们成功深入了某个海盗的巢穴，并且带回了摄影专题，但是我们带来的，是一篇至今为止最为翔实的专访，报道。

无论如何，我都是为此而骄傲的。

经常都会有人对我说：“哎呀！我也好想当一个记者。”我笑笑，问他：“为什么？”于是他便想想，半晌后回答：“因为我觉得很刺激啊！”或者“可以见很多明星。”于是我就想起一句话来：每一个你朝思暮想的女人后面，都有一个日她日得想吐的男人。

话很糙，理很真。正如不久前采访梁冬时，我问他：“你为什么总是喜欢用尿、尿、屁来打比方？”梁冬告诉我：“第一，我说的道理是对的。第二，此类语言更具震撼力。两者一综合，就让你记忆深刻。”但是很多次，我都忍住没有把这句话告诉那些对记者行业还心存憧憬的人儿。亲手打破一个人的梦想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无论对人对己。

我想说的是，记者这个行业，远不如外表上看起来那么光鲜，就算是



叫成“新闻民工”，只怕在很大程度上也难以准确表达出这个行业的辛酸。

罗妈曾经跟我说：“‘小蜜蜂’这个名字，很形象地表达出了高磊的工作状态。大的新闻事件，只要是一个称职的记者，多半不会出什么偏差，尤其是在现在这样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而那些日复一日坚守着自己口子，从不出错的人，才是真的难能可贵。”罗妈是我们部门主任，“小蜜蜂”是我同事的网名。

所以，大多数的记者，只是日复一日地坐在自己的口子上，盯着那些不咸不淡的新闻，一直到老，然后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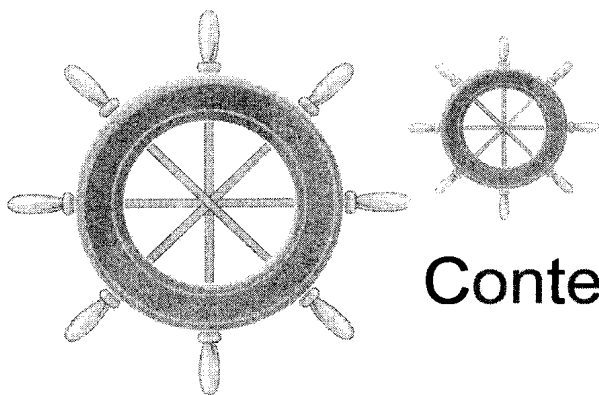
风光的记者永远只是少数，刺激的新闻事件也永远只是少数，在刺激新闻事件中涌现出来的风光的记者，更是少数中的少数。远的不说，改革开放以来，如此众多的国际重大事件，捧起了几个中国记者？我很不好意思地说，脑子里一下能跳出来的，无非三五个人：闫丘露薇、陈鲁豫、唐师曾……

要想和他们一样，除了自身的努力、上头的信任，很大程度上，你还要有一点点运气，也许，一点点是远远不够的。

后来时常都在后怕，怕把这一辈子积攒的人品都用光了，以后可怎么办？因为在这一路走来，我们用掉了太多的运气，如果不是好运一路陪伴着我们，也许我们根本无法到达索马里，也许就死在了那里，也许……也许这就是一次平平淡淡的出国采访，我们见到了一些以前没有见过的东西，带来了一些猎奇一样的报道，给自己以后增加了一些谈资。

看过很多的书，也看过很多的序，但是当自己动笔的时候，却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去写。这不是小说，不能天马行空、无限意淫。要把自己所想的完美表达，还得不让人感觉咱在装，很辛苦，比后面那十多万字还要辛苦——完全不是我的风格。

所以，就这样吧。我只能这样说：这也许是一本你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的“纪实文学”，拖拖沓沓、拉三扯四，一条时间线索从头到尾，这也是我第一次写这么长的东西，不过，应该还蛮有趣的。



# Contents | 目 录 |

第一章	任务，到索马里嘞个去.....	001
第二章	签证，那个叫阿威尔的大使.....	010
第三章	关于曾玉同学的乌鸦嘴.....	026
第四章	我们要去索马里！不是吉布提！.....	044
第五章	去索马里，有签证也没用.....	080
第六章	你要死，我就陪你去死.....	098
第七章	MADE IN CHINA .....	113
第八章	阴影的另一面.....	131
第九章	那个突然出现的疑似海盗.....	144
第十章	咱也是采访过总统的人了！.....	165
第十一章	一个总统不够，再来一个.....	179
第十二章	DAVID，你明天就要走了吗？我会哭的 .....	193
第十三章	海盗头子纳吉彼.....	209
后记	.....	221





## 【第一章】

# 任务，到索马里嘞个去

所以说，人这辈子得过得低调，但凡你要干点众人瞩目的事情出来，甭管好事坏事，一不小心就会给憋成了祥林嫂。挺不要脸地说一句，我也干了点颇受人关注的事，于是，以下这个开场白在从2009年2月开始以后的日子里，被重复了无数次：

“那是在2008年圣诞节的前夕，那天傍晚，我正走在南京东路上，也忘记了当时想要干点啥，突然就接到了罗妈打来的一个电话，叫我把手上的事都放放，报社可能要派我跟张源出去。”罗妈叫罗学勤，是我们部门主任。我们原本是一个二线采编部门，叫做文艺部，一般情况下，别人一听我这么说，都立马恍然大悟：“哦，你就是传说中的狗仔队吧？”

在这里还要声明一点的是，某本杂志在采访我们之后发表了一篇文章，如此写着：“当时曾玉正和他的妻子漫步在南京路上。”类似情况在我梦中出现过很多次，而且地点绝不仅限于南京东路，但是“曾玉的妻子”这种东西我还真没见过，既然人家这么写了，我强烈要求这本杂志严格履行他们的



承诺，为我配上一个妻子。

回到狗仔队的问题。听到这种评语我真不知道该说啥。一方面，我还确实当过传说中的狗仔队，并且当年和香港同行一起转战南北，拍摄了很多惊世骇俗的照片。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给狗仔队正名，今天天气不错，我觉得是时候了。

其实从职业精神来讲，狗仔队是所有记者中最强悍的，可能也就战地记者以及深度调查记者能有的一比。港岛某周刊曾经拍摄到过某明星行夫妻之事的片子，后来当时执行的同行跟我说，那次他们找到了一个离俩人寓所足有1公里的一个天台，两个人在上面架起相机，搭载了一支专门从罗马定做，焦距长达1700mm的镜头，足足守候了近一个月时间，终于拍到了这组照片。而另外一个例子是，陈凯歌在拍摄《无极》的时候，现场剧照被曝光。他们根据拍摄角度，找到了两个狗仔队所藏身的屋顶，此时伊人已去，空留了一堆方便面盒子、军大衣，还有几堆……嗯，对的，就是阿拉蕾喜欢拿树枝挑着玩的那东西，螺旋形的。

当然，狗仔队名声不好，自身也有原因，什么是该跟的，什么是不该跟的，个人心里得有把秤。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东西，所以就跳过了。

还得说一下，下笔三句，离题万里，这是我写作惯性，大家得适应……

话说接完了罗妈的电话，我心思就活动开了，“要派你跟张源出去”。这个“出去”二字玄机太多了。你们看看，这就是领导艺术。为什么不是出差？为什么不直接说明地点？事由？为什么是我和一个国内部记者搭档？为什么一个会在明年年初进行的采访会让我提前这么久就放下手里的所有事情开始准备？这种事在新闻晨报几乎是没有什么先例的。而且当时我正在筹备报社一年一度的嘉年华，自进报社以来，就没有一年逃掉过主持，到底会有啥大事？

2008年底，能有什么大事？索马里海盗不停劫持来往船只，导致中国派



出军舰远赴亚丁湾护航。这段时间也就这个事算大的了。

“张源，没准儿会派咱俩去索马里。”我不知道怎么着就冒出了这个想法，拨通了张源电话。

“扯吧，怎么可能？”

“刚刚接到罗妈电话，没说清楚，但是我就这么感觉。”

“那就等着呗。”

张源是个84年出生的孩子，比我小很多，但是为人老成，以至于后来从索马里归来，咱俩上电视后，不少人都提醒我：“你看看跟你一起去那个老记者，别人多稳重。”不能说了，再说张源又要跟我急了……

和张源的友谊是从汶川地震的时候结下的。报社和一般的单位不大一样，上班的时候单位里不定能有几个人。我在晨报7年，至今还有不少人叫不出名字——无它，出差、在外跑采访的时间太多了。所以之前我跟张源几乎是鼻毛和腋毛的关系，没特殊情况，一辈子也碰不上一面。但是汶川地震之后，报社前后派出的20多个记者，在前方个个敢冲敢打，豁出命地采访写稿，回来这帮人都以生死之交自居。张源说：“那时候我才知道文艺部的记者原来也没有软蛋。”我嘞个去！

我左思右想不对，干脆脱缰野狗似的一样奔回了报社。报社就在南京路边上，地理位置极好，属于停车收费15元一小时那种。途中遇见了一直在南京路上勾搭姑娘小伙去当模特的一哥们儿，这哥们儿动作比较奇特，走路是把屁股夹着的，曾经在多年前也想忽悠我去当模特，随着我把记者证一亮，他瞬间夹着屁股奔远了。不过总的来说，每回在南京路上看到他，还是我跑得比较快些。但是今儿情况不一样，我冲上去给了丫一巴掌：“嘿！哥们儿！今天又忽悠到几个？”哥们儿一哆嗦：“不采访！我们不给采访。”我没理他，像小沈阳一样蹦蹦跳跳地跑远了。

“罗妈，是不是要派我们去索马里？”我闪着满眼的小星星问她。罗妈放眼一扫，周围5公里内没有闲杂人等，点了点头，我害怕她接下来说出类似“党的信任就在你身上了”之类的话，因为我不是党员，于是转身就想溜。罗妈在身后远远地吆喝声传来：“暂~时~别~跟~人~说~要~派~你~索~马~里~~里~~~里~~~”报社里所有留守人员都看着我们俩，想：“这人是玩什么呢？”

对于索马里，我一点都不陌生。小时候我瘦得比猴子还像猴子，加上我妈姓侯，我姥爷姓……也姓侯，我和老祖宗的亲密关系更近了一层。亲戚朋友们看到我，总是喜欢这样说一句：哎呀！你怎么瘦得跟索马里人一样啊！这时候我老娘往往会惭愧地别过脸去。我的母亲同志体型并不那么瘦，所以看上去更像家里的肉都被她吃了一样。

但是之前对于索马里的了解也就仅限于此了。

直到我看过了《黑鹰坠落》——直到我看过了《黑鹰坠落》我对索马里的认识也不见能多个一星半点，事实上，我是在告诉我发小我可能要去索马里之后，隔着几千公里我都能从电话里闻到他那一脸肃穆的味道。“凶险啊，兄弟，能不去不？《黑鹰坠落》你看过的，你应该知道有多凶险”。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这电影讲的就是那儿的事，当年只顾看两拨人噼里啪啦一阵对射，自顾自爽去了。

好吧，《黑鹰坠落》翻出来，再看一遍。

看完，依旧对里面噼里啪啦的对射兴奋不已，索马里啥的依旧没啥感觉。

元旦前夕，报社的任务终于下达了：前往索马里，告诉我们的读者，是怎么样一片土壤，滋生了如此凶悍的海盗。终极目标：采访到索马里海盗。

好了，现在我得认真思考下这个问题了：我们该怎么样去索马里？

其实在命令正式下达之前，我已经通过种种途径确认了这条消息，所以



早早着手开始准备，希望能从各种渠道获取关于索马里的任何信息。但是结果却只能让我和张源面面相觑。首先，我们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将完全得不到来自华人的帮助。虽然在此后的行程当中我们一次次地希望获得一些让人振奋的消息，但是回馈的永远都是失望。根据从网上查到的一份资料，中国大使馆位于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也就是《黑鹰坠落》所发生的那座城市）的老城区，之前曾是摩加迪沙最为繁华的区域，现在却成了最危险的地方。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李新烽博士在2002年的记录，索马里中国大使馆在当时就已经成为了一所民宅。而李新烽则是我们所能找到的、在索马里1991年爆发内战后至今，唯一有记载、进入过索马里境内的中国人——而且在那个时候，索马里海盗问题远未大面积爆发。

也就是说，当我和张源两人走在索马里的大街上的时候，将和两个外星人没太大区别。

但是至今想起来，依然觉得当时我们把索马里的情况想象得还是太好了些。我们认为，只要在飞机落地以后，在候机大厅里立马买两张手机卡，然后通过类似114查号台或者机场工作人员之类的帮助，找到仨俩保镖，再去个当地最好的大酒店蹲着，那总没问题吧？电视上什么加沙啊、伊拉克那些战地记者不都这么干嘛？

我们真的是很傻很天真。

继续回到怎么样去索马里的话题。

我亲爱的出行伙伴携程旅行网通过电话问了我一个问题：请问索马里在什么地方？事实上，这个问题在此后我们咨询每一家订票公司的时候都被提及，似乎每个人都听说过索马里这个名字，但是每个人的认识也都仅限于听过这个名字而已。订票的问题就这样暂时被搁置了下来。

接下来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买保险。但是无论是哪家保险公司，都没有针对索马里的业务——可能是我们没有找到吧。

裸奔的感觉，其实还挺新鲜的。

说了这么久，可能有人会问了，那么，索马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你拿着非洲地图，沿着非洲大陆一直往东北角上找，一直把手指挪到相当于中国版图上的黑龙江那块位置，诶！过了！那块是印度洋了！你丫会不会看地图？回来点，乖。对了，这儿就是索马里。

索马里也是非洲最东部的一个国家，濒临印度洋，北面正好隔着亚丁湾与也门遥遥相望，扼守着从印度洋通往红海的咽喉要道。这个位置有什么稀罕的？有！沿红海向西北方向直上，便是连接地中海的苏伊士运河。这也是为什么索马里海盗能在多国重点防范之下还能频频得手的重要原因——要从印度洋去欧洲，不走这条道的话，绕着好望角去欧洲，至少也要多走5000公里。所以大量的商船宁可冒险也不愿意绕路。

同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索马里是非洲海岸线最长的国家，所以索马里渔业非常发达，这也和海盗的形成休戚相关。

索马里最早的前身叫做邦特国，以出产香料而著称。但是此后遭到了和中国同样的命运，我的意思是，也是从1840年开始，伴随着英国的殖民国家的入侵，索马里受到了英国、意大利、法国等国的殖民统治。直到现在，这种殖民的影响还非常深刻。索马里国旗为浅蓝色，中间一颗白色五角星，五个角分别代表着此前的意属索马里、英属索马里、法属索马里以及现在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一部分。法属索马里现在已宣布独立成为了吉布提国，法语是其中一种官方语言，只会英语的人在这里基本无法交流。

1960年，意属索马里和英属索马里相继宣布独立，并于同年7月1日联合成立了索马里共和国，1969年，索马里国民军司令穆罕穆德·西亚德·巴雷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1991年西亚德政权又遭到推翻，从此索马里陷入了至今尚未结束的内战之中。现今的索马里虽然依旧是一个名义上统一的国家，但是总统对于首都的控制还不足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我们到那儿后人家自己人说的。与此同时。索马里兰、邦特兰等几大割据势力则实际操控着各区域的军政大权，其实在索马里才真正能感受到什么叫政令不通，即便是在邦特兰的某个市，市长说不鸟邦特兰总统就不鸟邦特兰总统……



概况就是如此，我也只能根据回忆，看着百度百科，大体如此地写一下。别问我为什么这么不严谨，即便是在索马里实地采访了回来，当地人各个阶层对于自己国家的情况也是一百个人有一百个说法，我听谁的？外事不决……算了，谷歌都没有CN结尾的网站了，我勉强看看百度吧。

最后的决定是，过了元旦先去北京搞签证，然后再理行程。在这里用一个“搞”字，连《咬文嚼字》都找不到我的麻烦，因为过程真的是很搞。走之前，杨师傅和毛老板把我和张源叫了过去。杨师傅叫杨伟中，我们副总，新闻总监，据说这次由我去就是他提的名，老毛拍的板。毛老板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老板，毛用雄，《解放日报》国内部主任出身，现今《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不过我们私底下都亲切地叫他老毛。老毛站在办公室里，对着窗户外面看了半天，憋出一句：我夜观天象……我们都静静地等待着下文，然后他挥挥手说，你们走吧……

当然了，我要真这么写，老毛会用眼睛的余光掐死我的。老毛长得很慈祥，成天都是笑眯眯的，对我特好。但是即便是我这样一个喜欢成天嬉皮笑脸的人在他面前也战战兢兢说不出话来，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王霸之气。他那天跟我们说了很多，不过我现在确实想不起来了，大意就是说了一百多个要我们小心：“新闻不是最重要的，你们的安全才是。”

想想也是，索马里海盗随便绑个人，赎金也要上百万美元呢。不过这话说的确实有点冷，冷的只能当作搞笑。说真的，老毛对我真的很好，派我去采访奥运火炬上珠峰，派我去汶川，派我去做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这对一个娱乐部的记者来说，恐怕在全国都不多见。没有老毛，就没有今天这本书。毛老师，在这里真诚说一声感谢，哪怕被人骂我广告植入我也豁出去了。

出了门，杨师傅拉着我们俩，也是想了半天，憋出来注意安全几个字。其实我和张源心里特别明白，这次去，压力最大的不是咱俩，真要有啥事，顶雷的都是上面这些大佬。我们俩可以在前方随机应变，他们两眼一抹黑地待在后方，啥也不清楚。当时只被要去索马里这块猪油蒙了心，脑子里

全是理想啊，战地啊，卡帕之类的词汇，现在想起来，眼睛莫名有点湿湿的，可能昨晚看唐山大地震，流眼泪成了习惯吧。谢谢你，杨师傅。

我是个挺容易感动的人，别人只要对我有丁点儿好我就会特别开心，所以我的人生过得也挺开心，因为总是会觉得这人也对我挺好，那人也对我挺好。我知道有人会说我傻，但是傻人有傻福，连王宝强都红了，我的人生挺有方向的——要我说，人家王宝强哪是傻啊？

过元旦的时候跟家里打了个电话，老娘问我忙不忙，我说还好，准备出差。她问哪儿，我说北京。想了半天没敢那么早说我要去索马里，生怕老太太急了直接从家里冲到上海找领导。事实上我是多虑了，直到我从索马里回来之后，老太太都没咋激动过。后来我问：“老妈，你就一点不担心我？”我突然想到20多年前那段日子里，总有人逗我，问我哪来的？然后我就奶声奶气地跟着那些心怀叵测地大人学着说：“垃圾堆上捡来的。”念及此，我冷汗一下就出来了。

但是老太太的回答让我眼泪都出来了：“不就是出个国么？你都去了多少回了？”

“你知道索马里啥地方不？”

“知道啊，非洲啊，风景挺好的吧？赶紧把照片整理好了给我看！”

我痛苦地扭过头去。算了，就这样了吧，有的事，其实不知道的人才是最幸福的。比如那些另一半出轨，但是自己从来都不知道，然后一直走过银婚、金婚的人们。阿门！

好吧，为了能够活着回来，我们继续找寻各种各样的资料。之前，已经有两名勇敢的女性摄影师接触到了索马里海盗，她们是自由摄影师维罗尼克·德·维格里以及她的朋友曼依。和我们的目的一样，她们前往这片危险土地的初衷是：“讲索马里海盗的书和报道有很多，但我从没看到有谁真正到那里找过海盗。所以我们决定前往索马里，用我们的眼睛和镜头寻找真相。”





但是区别是明显的，她们是女性，我们俩是大老爷们，她们是自由的，而我们最多只拥有一周的时间。上头下了死命令，春节前必须回家过年——多新鲜多传统的指示。而且，和我们相比，她们的可支配资金相对更加宽裕，虽然走之前，头儿也说了不要担心钱的问题。嗯，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钱——当然，这是句玩笑话。其实，最为关键的是，她们拥有着极为丰富的战地采访经验，从克什米尔到喀布尔，从波斯湾到黎巴嫩，都留下过她们的身影，而且维罗尼克还曾获得过2006年世界最佳女摄影师称号。我们呢？两个中国的毛头小伙，张源更是第一次出国。

还记得走之前，报社某小桃问我和张源，你们俩的英语怎么样啊？行不行啊？我和张源对视了一眼，露出了会心的笑容，答曰：“没过四级。”

“啊？俩人都没过四级？”

“错，是俩人加起来都过不了四级。”说完，屁颠屁颠地跑了。

其实我一直认为，报社派我和张源一起出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我们俩正好属于优势互补型。我表达能力出色，肢体语言丰富，虽然发音不怎么标准，但是一年几百部带着中文字幕的电影熏陶下来，口语极其出色，每次和老外聊天，都能在重复三遍以内让他们明白我的意思。而闷骚型的张源十分内秀，虽然表达能力有限，但是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花三年的时间记住了100多个单词，可以良好地接受外来信息，我们一主外，一主内，别说是出国采访，就算是比这更难的事——比如建立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都绰绰有余了。

我脚头一飘，又走远了，再次回到资料吧。

嗯，这次算是找到点有用的东西了，天涯上有一份像模像样的《索马里指南》，怎么说呢，看完之后我感觉比我还要无厘头，只记住了一句话：去索马里，无需签证，只要你能找到一架飞往当地的飞机，并且保证在降落之前不被击毁就行了。

但是！当我们真正到达那里的时候，发现这句话竟然不是玩笑！

几天的时间一晃而过，元旦假期结束，我和张源都到了北京。